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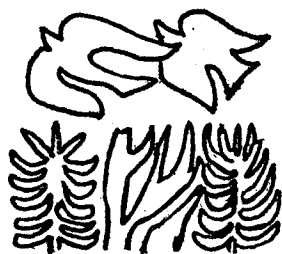


DANGDAI WENXUE CONGSHU

恰同学少年

杨飞 杨遐





恰同学少年

杨飞 杨遐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·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本小说集的作者是两个中学生，一对亲姐妹。本集选收了她们的三篇作品。中篇小说《恰同学少年》较为真实地揭示了当前中学教育方面所出现的矛盾，反映了中学生的学习生活、思想感情、人生态度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……，塑造了陆茜、于文文等几个天真可爱的中学生的形象。另两个短篇小说所描绘的也是青少年的生活，写得颇有新意，引人思索。

小说语言流畅，感情真挚，洋溢着青春的活力。

封面设计：李正明

恰同学少年

Qia Tongxue Shaoni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8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4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86年1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,700

书号 19019·3891

定价 0.84 元

小 序

秦 兆 阳

读完了十六岁的小杨遐的第一篇作品《工业气压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想到了青春，想到了初春的绿色，想到了泥土中的幼苗，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有所感动的味儿。

新生的幼苗啊，希望泥土不要板结，希望雨露不要酸涩，希望阳光不要酷烈，希望气压不要紧迫。

善种植者，因其性而培育之。怎样才是因势利导和循循善诱？

快乐与成长，知识与技能，是青春时代应该获得、应该享有的“财富”。

怎样倾听这幼苗的呼声？

成年人的责任，很重啊！

不过，我很欢喜：幼苗在思索，在呼吁，在战胜困难，而且终于还是在成长。于是乎有了幼苗似的作品。于是乎在努力中显示了才能，锻炼出了才能——而这种情况，似乎就是许多作者所走过的文学创作之路的象征。

因此，如前所述，我心里有了一种油然而生的感情。

于是我对现在已经进入了大学之门的小杨遐，衷心地

寄予希望。

杨遐的妹妹杨飞比她还要年轻，然而姐妹俩已经合作了一部中篇《恰同学少年》。可惜我没有时间去读，据说也是写她们自己所体验到的生活。这更令人感到喜悦。

祝姐妹俩继续努力。

一九八五、六、二

目 录

小 序	秦兆阳 1
恰同学少年	1
“工业气压”	107
崇 拜	
——一个少女的思维片断	126
后 记	139

恰同学少年

陈 静

今天的社会影响着学校，
而学生又改变着明天的社会。

初春的夜晚，颇有些寒意。一钩弯月挂在深蓝色的中天，贴满教学成绩的橱窗，列兵般整齐伫立的冬青，在月色笼罩下投射着斑驳的阴影。吃过晚饭的学生正三三两两走向教室，有的则刚进食堂……一切是那样安宁、井然。好象把这所重点学校，与墙外那充满噪音、混乱、纷争……的尘世隔绝开了。果真如此有多好，然而它们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一堵砖墙怎能隔开呢？今天的社会影响着学校，而学生又改变着明天的社会。

我踏着幽冷的月光，走进静悄悄的教学楼，推开高一·一班的门。四十几道目光立时投向我，大概是对我的“夜访”感到惊奇吧。

我望了一眼黑板，于文文画了半黑板物体受力分析图，正和丁一男议论着什么。见我进来，冲我做了个鬼脸。

于文文天生一副娃娃相，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三、四

岁，显得天真活泼。那双标准的杏核眼象一汪清澈见底的泉水，既存不住苦恼，也容不下欢欣。她忧愁或极度快乐的时候，都要用“泪如泉涌”这种方式来表达，来感染同学。现在，她却象大难临头似地双手交叉于胸前，说：“陈老师，明天又要考物理，我们——”她两手向外一摊，“快招架不住啦！”我立刻明白了为何距晚自习还有很长时间，同学们就都待在教室里啃书本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一时语塞。这时，身后有人问：

“老师，晚自习是否再延长点时间？”一听这口气就知道是柳江。他俨然一副文质彬彬的学者模样，那双隐藏在镜片后面的眼睛，仿佛蕴藏着丰富的学识和阅历，总是胸有成竹，对任何事都会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似的。他是班里的才子、“高知”，考试总是名列前茅，可体育成绩却将将及格。这就象他的身体一样不合比例：偌大的个子，体重不到五十公斤，与他铿然的声音判若两人；他脸色苍白，象是缺乏营养，这完全是他用脑过度的缘故。而他竟还要加自习！

柳江见我不说话，又说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我们出高分，学校出时间，还不行？又不触犯任何人的利益。”

我打量着他单薄的身架，说：“看你瘦的这样子，还要不要身体了？”

柳江捋了捋略长的头发，不在意地说，“无伤大体。放假静养几日，保证心广体胖。您通融通融吧。”

丁一男也说：“就是。我们现在的时间根本不够用。”

我的胸口象塞了棉花一般堵得慌：这些孩子为了学习，

几乎把一切课余爱好都放弃了，四十多个孩子中有一半成了近视眼。如果说他们仅仅是为了追求高分，未免太委屈了他们。他们是各学校选拔出的尖子，可是“集英材而教之”的我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，尽管我叹服他们的自制力。我坚决地摇了摇头：“不行，你们现在三节晚自习，好好利用足够用了。”又对柳江说：“你得注意身体，闹出病你爸爸可要找我算帐喽！”

夏峰拍着柳江的肩膀说：“老师不知道，博士可会保养啦，麦乳精、奶粉、肉松……藏了一书包。可惜，他没那福气，就是长不胖！”

教室里一阵哄笑，但又很快归于沉寂。我终于道出了此行的目的：“陆茜呢？”

这话好象那么不合时宜，很多同学显出尴尬、负疚的神情。于文文擦着黑板，转身说：“陆茜真冤……曲秀老师太……太那个了，我们编了一首打油诗，‘曲秀坏，曲秀坏，’”她忽然闭了嘴，又说：“我讲了，您可别说我，这词儿不是我编的。”

我沉默着，沉默——就等于赞同。

于文文象幼儿园孩子告诉阿姨一件新鲜事似的，得意地点着头：“曲秀坏，曲秀坏，曲秀是个官僚派，形而上学加教条，封建道德满脑袋！”

有几个同学象欣赏自己的杰作一般仰着脑袋。我把脸一沉，望着全班同学，说：“我不追查这打油诗的作者，以后谁也不许讲了！”

于文文用手把眼角向上一提，“喵，喵”地学着猫叫，说：“老师别生气，您看我象什么？”见我怒容全消，她又说：“陆茜大概在宿舍，您自己去找吧。”

我走进鸦雀无声的宿舍楼，一股冰冷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吸了吸鼻子，望着这狭窄的楼梯，昏暗的灯光，灰黑色的墙壁，心里顿时充满压抑、憋闷的感觉。这里的一切太呆板、单调了。

我敲开334宿舍的门，周燕正在洗衣服。她慌乱地站起来，扎煞着两只手，用胳膊肘蹭了蹭挺干净的床单：“陈老师，晚上好！您坐。”——她在老师面前总是这么恭顺、拘谨。

“你好。陆茜在哪儿，知道吗？”

“陆茜……出去了。我给您找去。”她说着就要穿外衣。我再三劝阻，她才说：“那我送您到一楼。楼道没灯，不好走。”

我推辞不掉，只好随她走出宿舍。

周燕忧虑地说：“陆茜前两天总在夜里捂着被子哭，眼圈都黑了。上课也心不在焉……我真不知怎么办了，我跟她谈不来……这件事的责任主要在我，我没做好工作……”

“不！”我打断她的话，“不怪你，也不怪陆茜，怪老师！是我不好！”我很喜欢周燕。她是团支部书记兼班长，很有一套工作方法。在同学面前，总竭力维护老师的威信，按老师的意图办事；在老师面前，又总给同学的缺点、错误开脱，自

已承担责任，给我减轻了不少工作量。

“老师，陆茜恨曲老师。您考虑考虑最好别怪她，她心里难受……我理解，我真怕她有什么……老师，您多费点心，好吗？”她讲话总是这么轻声慢语，象涓涓小溪淌在你耳边，同她那娇小的身躯，纤细的手指，细长的眉毛和眼睛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。那眼睛象一泓很深很深、几乎不会有任何风浪的柔波，能把无限烦恼、忧郁都装进去，而不以任何人为发泄对象。此刻，这双眼睛正期待地望着我，好象是她自己在求我办事。我不禁鼻子一酸，拍着她的肩膀说：“陆茜是个好孩子……你们，都是好孩子啊！”

我让她止步，匆匆走出了宿舍楼。我不能让她察觉我的苦衷。一个教师，即便有再大的烦恼，也不能在学生面前流露。教师之间的摩擦更不能让学生知晓，否则你会失去学生们的信赖。

走过操场，我又后悔了。偌大校园，我到哪里去找呢？不管它，信马游缰吧。月光伴随我一起，投下的影子忽明忽暗，几天的烦恼又涌上心头。自从那次政治课陆茜和曲秀老师“短兵相接”后，我和曲秀的关系一直很尴尬。说心里话，我对曲秀这种做法很不满意，动不动就处分学生，这怎么能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呢？可我是陆茜的班主任，我不能公开为陆茜辩护，总力求在她们之间一碗水端平，然而这根本不可能。我猜测，现在双方一定都对我不满意。听了周燕介绍的情况后，更使我感到不安。如果我据理力争，本是可以使陆茜免于处分的；可我为了某种需要，坦率地说

是由于明哲保身，我眼看着她遭到生活的捉弄而置之不顾——尽管我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，可它却变成了我沉重的心理负担。现在处分宣布了，教学秩序也恢复正常了，我之所以想找她进行一次谈话，也许就是为了结束这种心灵的忏悔吧……

“过去的事情不再想，冬日过后有春光……”一阵幽婉的歌声打断了我的思绪——陆茜！我循着歌声，绕到一条幽僻的小土路上，抬头望去，一个身材秀颀的女孩子，正双手插兜，慢慢踱着步。她先开口了：“噢？是陈老师吧？”

她的周围弥漫着一层夜雾。生活的哺育，大自然的恩赐，已使她发育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，仿佛整个身躯容纳不下她那旺盛的青春活力，抑制不住地一定要释放出来不可。她仍象平时那样仰着下巴，带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傲气。那微翘的嘴角好象表明，她知道自己的美丽与聪慧，却从不以此为资本去讨别人喜欢——即使对我这个老师也如此。我开门见山：“这几天心里很难受吧？老师也……”

“谁说的？我很逍遥，也很自在！”她用那双藏匿于微陷的眼窝和长长的睫毛后面的眸子，灼灼逼视着我。尽管那不带曲线的眉毛、脸型，棱角分明的鼻子、额头，被柔和的月光笼罩着，但整个面部肌肉仍带着一种对任何人都适用的审视与挑战的表情，使人感到不好接近——这也许是使曲秀动怒的原因之一吧。坦率地讲，我也不喜欢这种神态，但我还不至于因此否定一个人。我尽量和缓地说：“你前几天连觉都睡不好，不见得很逍遥吧。”

“请注意，那是‘前几天’！前几天那个苦恼的陆茜消逝了，今天的陆茜很坚强，也很道——遥！”她讲话节奏很快，并故意把“逍遥”二字讲得很重。但坚强——这是否在装腔作势？

陆茜仿佛猜出了我的疑问，说：“当然，我忧愁过，迷惘过。可是生活时刻改变着一个人。我经受了考验，也逐渐了解了自己和人生。”她的口吻不容置疑，我推测，她一定受到了某种启发——或许是某个长辈，某本书，某件事，也或许是某支歌，某句话……使她对这个处分有了新的、客观的态度。她不直说，我也不便问，便说：“这样就好。以后不要再干这种幼稚的事情了。老师为此也很作难。”

“可是幼稚比圆滑强一百倍，一千倍！”她那神态，象是与一个朋友辩论。我不自觉地皱起眉头——怎么能对老师这样讲话？我今年五十多岁了。同行都认为我陈老太太作风比较民主，但我也和很多老师一样——喜欢服从的学生，我很不习惯陆茜这种辩论的架势。

陆茜见我不说话，立刻说：“您别皱眉头！您看不惯我这种态度，认为我不配与您争论，对不对？您也可以象曲秀那样，给我个处分！可即使把我开除了，我也相信，终有一天学生与老师争得面红耳赤会成为司空见惯，不致引起任何人的惊奇！……当然，这需要努力——很多人的努力，我也算其中一个吧！”

我默然了——她的话很逆耳；但客观地讲，有很多值得思索的地方。况且陆茜就是这个脾气，讲话不留情面，有时

能给你弄个下不来台，所以有些老师和班里干部对她印象很不好。这一切我都了解，难道我也象曲秀那样“吼”她一顿吗？不！不能！“教师与学生是同志关系、战友关系”，这句话说出来谁也不会反对，可真正把学生看作战友的有几人呢？那么，现在让我来尝尝“战友关系”的滋味吧。我竭力随便地说：“你再受处分还不够格呢！我喜欢这种争论，正如你经常说的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等级制度不可逾越……”

“老师，您真好！如果所有的老师都这样，那该有多好！”她猛一拍手，赞赏的喜悦代替了冷峻，那神情好象在说，受到她的表扬是多么不易，多么荣幸！

我笑了——大概是苦笑。我意识到，赞扬并不都使人愉快。

“老师，现在怎么连一天劳动课都没有？”她把话题一转，又用那种挑战的神态注视着我。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，只好说：“你们的学习太紧张，没有时间啊！”

陆茜说：“我可不愿意做四体不勤的书呆子！”我愕然了：作为学生能想到这一点，是十分不易的。我说：“我向学校反映一下吧。”这不是敷衍之词，她的话确实触动了我，我竟有些欣赏她了。我经常同学生谈话。每次都是我讲，学生听，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异议，因此谈话内容总是按照我预定的轨道运行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出乎我的意料——不象我帮助她，倒象她在影响我！她是那么敏感，那么与众不同，而这种不同又好象是在某种相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

的……

我们并肩走着。一丛迎春花的枝杈伸到小路间，陆茜顺手轻轻拨开。我内心忽然一动：在这春寒料峭的三月，既没有蜂，也没有蝶，而迎春花却坚强地开放了，不畏嗖嗖冷风，不惧潇潇春雨，用单薄的身躯传递着万物复苏的信息。这种献身精神，不是最值得赞美吗？

于文文

我们的住校生活太单调，每天不是啃书本、考试，就是吃饭、睡觉，简直成了“恶性循环”。

我们学校是一所不错的学校。真的，“不错”这个词可不是随便用的，中考时我费了不少劲才考上这所区重点。学校的师资水平、教学质量确实比普通学校高一截子。

可是，我们学校也有“缺点”，而且是很大的缺点。我们的住校生活太单调，根本不象我入学前想象的那样愉快，每天不是啃书本、考试，就是吃饭、睡觉，简直成了“恶性循环”。老师们的“教育方针”就是：务必超过其它学校的重点班，努力赶上市重点学校的教学水平，千方百计地提高升学率（据说高考的录取比例只有百分之四）。我们真是既得到普通中学的羡慕，又受到市重点学校的威胁；既有老师、家长的重点保护，又有学校、社会的重点压力，学习上不言而喻是很紧张的。两天一小考，三天一大考，真弄得我们有些“惶惶不可终日”。

我们虽然如此紧张，随时都面临着老师和家长的严峻“考验”，但我们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重点班的学生那样呆若木鸡，或者大智若愚，整天“沉醉于知识的海洋里”（形容得倒是满轻松、满好听），非也！我们可不是出土文物，我们是人，是风华正茂的少年，大家的玩兴绝不亚于普通班的学生，因为在玩儿上是没有重点非重点之分的。

虽然我们玩兴很浓，但玩的机会却很少，因为没有时间。大家常常要为打一次球而“奋战”一个星期，从一个星期的宝贵时间里挤出一个小时，提心吊胆地玩儿一次，因为我们总惦记着那考卷上的分数和老师们带警告性质的话语。

现在好了，欣欣向荣的夏天到了。什么考试，百分之四，一切烦恼都统统丢开吧。让我们痛痛快快地玩一天，只要一天——因为夏令营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，首先没那个条件，更重要的是时间，夏令营少则两个星期，多则一个月，谁肯、谁敢这样放心、大胆地玩呢？谁舍得这样肆无忌惮地挥霍时间呢？即使有人敢这样做，家长会同意吗？老师、学校会允许吗？能让我们——革命事业的接班人，浪费大好光阴，不务正业，去游山玩水吗？一天，一天的夏游足够了——一天，别小看它，要争得一天的时间是多么不容易啊。首先要征得班主任的同意（我们的班主任可是一个体贴学生、通情达理的好老师），又要和家长“摆事实，讲道理”，还要年级教师组长准许，然后上报校领导批准；最后联系车辆，安排日期，出去玩儿的头一天还要拿出一节课来讲注意事项。人们都说机关办事效率慢，岂知在学校也要“过

五关，斩六将”啊。前前后后拖了一个星期，这一天总算“赖”出来了。

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再过三天我们就要“飞”出去了，班主任陈老师偏偏在这个“关键时刻”病了，由那位令我们头疼的曲秀老师代理班主任。曲秀老师一上任，就把我们的“预定方案”打乱了。下午放学时，她首先播放了一个“兄弟学校因到十三陵水库夏游而出事故”的特大新闻，然后说，“我不是不想让你们出去玩儿，实在是危险啊！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万一你们出了事，我怎么向你们的家长、班主任和学校交代啊！你们就体谅老师这一回，老实实在学校待着吧！”我现在才懂得，原来每个老师都是关心、爱护我们的，连我一向反感的曲秀老师也是对我们负责的，她的话哪一句不是为我们好？可是——我们来到学校快一年了，没有出去玩儿过一次。有好几次都因为各种原因给取消了，这一次好不容易定下来了，又……曲秀老师为什么这么狠心！

教室里响起一阵叹息之声，陆茜急切地问：“难道一点儿希望都没有吗？学校对这事怎么看？”陆茜是这次活动的积极倡导者，她现在一定很失望。

“学校也讲最好不要去了。”曲秀老师似乎很了解我们的心情，又和缓地说，“当然，如果学校同意你们去，我们还可以再考虑。可目前谁也不支持你们啊！”我心说，她都不同意，学校能同意吗？完了，精心策划的夏游就这么被断送了。颐和园啊，你和我们相距顶多二十公里，千里迢迢来的